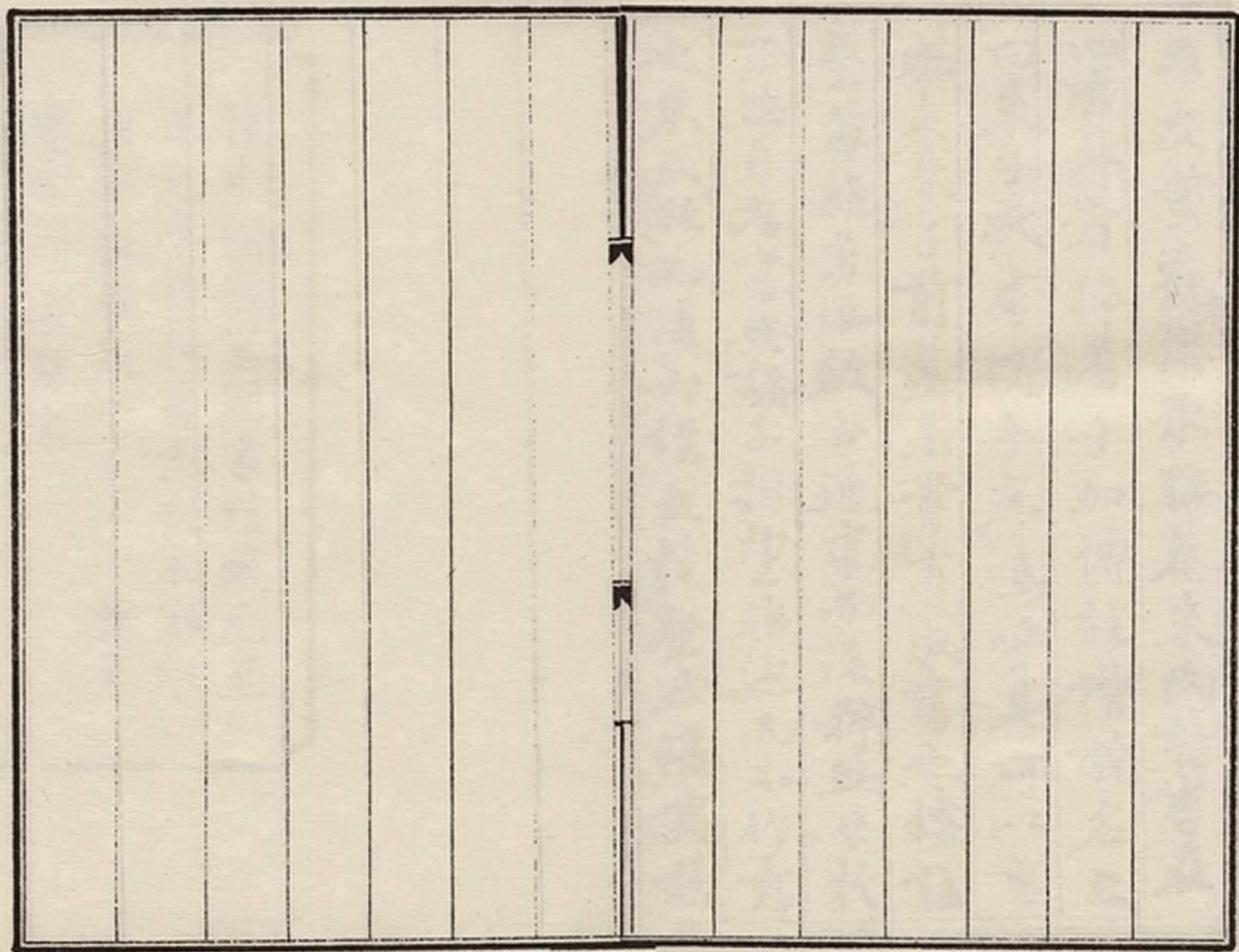


朱子成書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
正元年日新書堂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十九·一釐米
寬十二·五釐米



吾友黃觀樂取晦菴朱氏諸書在
四書外者粹為十加博註增就名之
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
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傳註
繁並雜著偏駁至通書而後粹然出於
正然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
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說繁出復興諸
子百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論著始終條理
可以言大備矣昔者吾

夫子蓋未嘗著書書定詩刪春秋筆
削而已今補四書者六經如可後尊集
者它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為
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曾趣味不但
雷同是非止當畫棘朱氏書漫試該屬



舉朱氏於熙寧元祐魏主介公居實
孰右無不謂玄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
然却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如此况學
問哉曰書外以大有事此成書之不爲
已也今成書爲太極圖通書此所爲異象
山而費論辯者也正蒙繇易以起而啓蒙又
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
體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
西山相與沈潛越悟天人之要而則弟子之
不得聞者也冠昏喪祭折衷三千年之異
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
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
博於系同契律呂書若陰符之說所以結
世惑而反之正者以不可不知也嗟夫

尊者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也
十者善以卷四書之用而觀於此者亦善
集朱氏之成學者誠心以善思之善名
善以物然而習者美乎不然善有乎爾
則心無有乎爾觀樂是編端語錄全集
按同時往後改涉潤訂賢確又將類詩
所雜就於此外如予種未懸也觀樂學於
先子有年往漢廬山西坡家有異肉得遺
墨今者此書與勉齋西坡皆家書盡力於
朱門云 大德乙巳冬至廬後劉子孫
謹書



朱子成書凡目

書各為集不分卷目

各書本文下大字為朱子解解之下小字為附錄
間有附錄而大字者以所附之說自有分行如
太極圖後序正蒙禘祫議是也家禮舉綱張目
附錄低一字載目之次云

附錄以朱子為主他書之互見同時之講明門弟
之難疑後來之闡說俱附焉

朱子之說有先後複出者有答問異同者有一時
之言者有著定為書者附錄之次不無彙括增
損如春秋啖趙集傳所謂委曲剪裁是也須溪
劉先生云四書附錄或一語重見者數處幾於
若稽古三萬言未必四書煩若此今附錄以此
為戒云

各書本圖外諸家別有分圖開說者萃聚通為一
集

朱子云諸公稱號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

川橫渠康節稱先生

如云泰山
孫先生

公卿稱謚

如云
王文

正無謚稱爵

如云王

無爵稱官

如云范
程張門

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

如云張
思叔

或兼以號舉

如山上蔡
龜之類

今人稱郡姓名

如東萊
呂其

凡姦邪則直書姓名

如云
章惇

今是書所列姓氏大

率倣此濂溪康節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六先生
稱子諸先生稱號稱氏證議奏議稱名

各書之首附載諸君子平生出處大槩於其下二
程載通書後錄

近年山林著書有流布者隨所見間取附錄如先

天圖有會稽嚴氏光大圖義大衍數有武陵丁

氏易東索隱律呂書有安成彭氏錄黃鍾律說

又如鶴山魏氏之論啓蒙巽齋歐陽氏之論陰

符須溪劉氏之論參同陰符各於其集中採摭

爲用云

間有一二間見得之父師者附附錄後不得以

按字別之而僭妄無所逃罪云

朱子成書凡目

朱子成書

太極圖

濂溪先生周惇頤茂叔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通書

濂溪先生周惇頤茂叔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西銘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其蒙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易學啓蒙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家禮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撰

律呂新書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

皇極經世指要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撰

周易象同契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漢魏伯陽撰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陰符經

唐李筌述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解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至正元年辛巳
日新書堂刊行



廬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太極圖

博學格諡議云謹按蓋法主善行德曰元周
 條理精密下遠乎河洛以元貫通上接乎洙泗
 魏了翁奏議云後周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莫適與歸
 醇質者滯於估畢訓故為論事功則務於
 章言理者濶則流於清虛寂寞論事功則務於
 灌謀智巧則三代民感於清虛寂寞論事功則務於
 民也堯舜三代之亂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
 百年治日常少乃深探造化之至以而後周其
 奮乎百世之常乃深探造化之至以而後周其
 窮理盡性之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以而後周其
 於師則淪於正傳而蓋有出之遺言者始得示曉然
 俗師則淪於異端而蓋有出之遺言者始得示曉然
 程顯程頤親及其傳而聖學益以開來而哲雖
 人於時皆不親及其傳而聖學益以開來而哲雖
 百代人心所繫治絕學關誠為不來而哲雖
 事狀云先師先生出茂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
 周氏名惇顯字叔道用營道縣濂溪之上
 公向至授洪州字茂道用營道縣濂溪之上
 先生安軍司理參軍移交稱之部有父不決
 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交稱之部有父不決
 改大理寺丞知洪州軍移交稱之部有父不決
 官事通判慶州知軍移交稱之部有父不決
 寧初用趙清獻公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
 轉運判官先墓遂求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
 水齋其先墓遂求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
 綏命分司南京先墓遂求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
 朝命分司南京先墓遂求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
 也年五十一有先墓遂求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
 博學力行聞道盡其早嘗事剛果清人風為
 政精密嚴懇在守事視其少不為守人語知
 通數十篇通守事視其少不為守人語知
 程公珣道守事視其少不為守人語知
 其憲學知道守事視其少不為守人語知

	<p>學焉及為柳時郡守當舉代公初平一遷投輒以先</p>
<p>陽動</p>	<p>生名聞在柳時郡守當舉代公初平一遷投輒以先</p>
	<p>語而數日請得為公言之於先初生平日公老無及</p>
<p>坤道成女</p>	<p>矣某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王二</p>
<p>乾道成男</p>	<p>先語二生者深治之不聽則置吏無收相與可身委之而</p>
<p>萬物化生</p>	<p>獨力爭之治之不聽則置吏無收相與可身委之而</p>

任所不茂所終生人先罪訴南達去獨遠先語矣語生學
 施不憚叔為不趙君生為矣昌亦曰力欲生二其而名焉
 至出也乃釋公子手憂於縣感如爭深者年也數聞及
 措亦入於悟及臨皆更實是喜喜人悟此治也果請曰在為
 置必之邵州其慶甚稱之決善告能辨在殺人淑歸取告身委之而
 未護勤瘴新學日幾適先公時為民不從州事不抵所
 必視瘴毒之校以失佐州事趙超者人從州事不抵所
 盡徐毒之校以失佐州事趙超者人從州事不抵所
 其務以難荒崖絕島為自
 所為以難荒崖絕島為自
 而洗荒崖絕島為自
 以澤絕島為自
 歸物島為自
 矣為自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釋故次火。○陰釋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性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

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後或妄加
議議若增此字其累前脩或後學甚矣當請而
改之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南軒張氏曰：太極函動靜之理者也有體必有
用。太極之動始而亨也。動極而靜。靜而貞也。動
靜之端立則陰陽之形著矣。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動為靜之根。而靜復為動之根。非動之能生
靜。靜之能生動。而動而靜。靜而動。兩端相感。太極
之道然也。故曰：一闢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
之通。語其體則無極而太極真。漠無朕而動靜
陰陽之理無不具於其中。爾其用則動靜之

陰陽者闔闢往來變化萬物而太極之體各全
於其形器之內此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理也
或曰二極有動而靜之理未有一物不見之時
後曰二極有動而靜之理未有一物不見之時
是曰二極有動而靜之理未有一物不見之時
太極之動靜無時不靜無時不靜無時不靜
時無時不靜無時不靜無時不靜無時不靜
自前此靜太極動而靜太極動而靜太極動而靜
動便有夜靜前已動又動如畫而動如畫而動
動便有夜靜前已動又動如畫而動如畫而動
理便此理便此理便此理便此理便此理便此理便
窮極復靜便會轉而其言則不畫而動如畫而動
秋就一靜屬陰動就一靜屬陰動就一靜屬陰
陰就一靜屬陰動就一靜屬陰動就一靜屬陰
則左陽而右陰無刻言之無時而動靜無時而動
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則為陽背而動靜無時而動
云陰陽之氣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緜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而也生陽元未有物且疑如此動盪所謂性命
行也靜而元未有物且疑如此動盪所謂性命
太極未動之中又有陰之根於手動所以必靜者
根於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於手動所以必靜者
是所乘之機曰必動者行於二氣之常相也
靜也。也。蓋太極云則動靜亦行於二氣之常相也
語氣最精。蓋太極云則動靜亦行於二氣之常相也
其根是有箇流行底天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立焉是定流底天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變易是定流底天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又三屬陽無息底天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便是木之陽無息底天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便是火之陰無息底天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聚成之者陰形質屬陰其氣屬陽
為之也。者陰形質屬陰其氣屬陽
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木亨是陰利貞是金貞是
陰元亨利貞都木亨是陰利貞都木亨是陰利貞是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聚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

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朱子曰或問周子言無極之真知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是仁義禮智信是性動靜陰陽是心水火木金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無極之真相合也言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五之精南軒張氏曰非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五之精相合也言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五之精葉氏曰繫辭天也細細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南軒張氏曰人與物均本乎天而其太極者也然人也稟五行之秀其天地之心之所有不爲

氣所皆隔故為最靈物非無是而氣則隔矣然萬物之中亦有靈者蓋於其所有氣之所不能盡隔者也人則為最靈矣然人所稟之氣就其秀之中亦不無厚薄昏明之異及其形生神發五行之性為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感動於內因其所偏交互而形於是行有善惡之分而萬事從此出焉。朱子曰或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此或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稟言之否曰性稟氣稟不得有氣稟性存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仁本注云聖人之道而已矣而主靜注本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

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

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

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

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

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南軒張氏曰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極不立而去庶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動而通也始而亨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也仁也動而通也始而亨也正也義也靜而復

也利以貞也中見於用所謂時中者正雖因事而
生所然其靜而復也中義雖以動而通也正雖因事而
可故曰靜而復也中義雖以動而通也正雖因事而
常其用正也義復也中義雖以動而通也正雖因事而
明莫不有正也義復也中義雖以動而通也正雖因事而
道存焉此正體有元而動則用而子則明其體
則體立焉此正體有元而動則用而子則明其體
失其靜之妙此太極之動也
是乎故無所不故也則以四時鬼神所為者則
朱子曰故無所不故也則以四時鬼神所為者則
字尤切又問何不正為禮智而一言太極之理
為智故曰通無先此為禮智而一言太極之理
仁禮曰本無先此為禮智而一言太極之理
有禮即仁道即中義即道即仁禮曰本無先此為禮智而一言太極之理
元靜是仁以亨即中義即道即仁禮曰本無先此為禮智而一言太極之理
主靜自是以亨即中義即道即仁禮曰本無先此為禮智而一言太極之理
主靜自是以亨即中義即道即仁禮曰本無先此為禮智而一言太極之理
始也。轉然有動底義為體中仁義為用是於此
以正對。周子常言著箇靜中仁義為體中仁義為用是於此
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仁是動正義
無發故通書曰欲動靜正勝則不云禮也。中仁是動正義
中無發故通書曰欲動靜正勝則不云禮也。中仁是動正義
率程子又恐虛靜須是去人分萬事以出。中仁是動正義
簡敬云又恐虛靜須是去人分萬事以出。中仁是動正義
氏曰不自性則虛靜須是去人分萬事以出。中仁是動正義
極始靜不能自保矣。於是聖人定之。中仁是動正義
而主靜不能自保矣。於是聖人定之。中仁是動正義
之教也。中正者天之大德也。中仁是動正義
子嘗謂中者天之大德也。中仁是動正義
上直下之理也。中仁是動正義
中配陰陽之極也。中仁是動正義
中本正文義是此道之極也。中仁是動正義
矣。中本正文義是此道之極也。中仁是動正義
義中者言中是此道之極也。中仁是動正義
仁義中者言中是此道之極也。中仁是動正義
其性而主於是乎。中仁是動正義
其性而主於是乎。中仁是動正義

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本陰陽而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降於聖人則貴乎修爲焉君子修之而人極立所謂其惟敬乎程子教人以敬爲本即周子主靜之意也要當於未發之時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妙已發之際循其端而不昧乎察之之功則人欲可息天理可明而聖可希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
無體之易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有至
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有至
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
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其無極
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
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
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
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
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
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
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
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
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
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
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
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
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
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
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
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每陷於一偏卒爲無
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
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
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
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

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爾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

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覆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某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某竊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

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
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
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
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
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
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
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
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
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
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
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於周
子程子亦云既以復于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
癸巳四月既望朱某謹書

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
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
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
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
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

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

陳搏以太極圖傳仲放傳修脩傳先主對山

胡安仁仲則以爲神神之神特先所學之一師

而非其至者武當神居之謂圖象乃先生指

畫以語二我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

而不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

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

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

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

易之胃天下之道也猶且公之問衆且出觀此則

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通疑即通書蓋易說

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然

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

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萃

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

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

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

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

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

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

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

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端至於

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

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

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

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又

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游春陵者之言而知事

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按廣漢張

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

鄉鐘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

其本以不忘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

而誤遺之者如蒲唱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

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

孤風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唱又稱其

外常有高接遊道之意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

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

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

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

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嘗欲別

加是正以補其缺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

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表復

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鈐板學宮以與同志之

士共焉淳熙己亥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朱子江州書堂記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宋五星

集奎實開文以全之運然後氣之滿者醇不雜師

清明之稟得全付乎人而後之滿者醇不雜師

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

之有程氏者遂大書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

人倫之著事孔子之與氏之神之煥然復明於世

志之士得公以探討服行而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

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

人而無用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

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
於虛空優於未治己者或不本而推之也人而
就功名者又未治己者或不本而推之也人而
不明而欲識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也宋興濂溪
先生出言聖學之有要而天下者本其言治者
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其言治者
知誠心端身之可以達明而天下者本其言治者
泗水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本其言治者
而規摹宏遠矣一歷諸儒未受焉者也隆興明
復開創先生用之言高極乎幽探乎陰陽五行之
堂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
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
用者一源顯微之外無間雜秦漢以下善惡未
篇者而傳此則先生之教所以無極二聖中庸大
大有所功於斯出也又曰無極二聖中庸大
灼見道體之出常情勇往直前說之乃周先
底無不落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不傳之秘者不
有無不落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不傳之秘者不
只是此理散爲萬珠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節
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八面
來也自見得此太極推之上去則如此此心指出
周子說出此太極推之上去則如此此心指出
德之元從此太極推之上去則如此此心指出
自得元從此太極推之上去則如此此心指出
皆得此元從此太極推之上去則如此此心指出
之有妙用只是這數箇字也此出處分明節推上
同言稱得妙用只是這數箇字也此出處分明節推上
其言而所出者甚廣凡今易本圖一非邵子與先
繫綱領而詳論其義則先格局則太極不易之精
天約而合下規其義則先格局則太極不易之精
而約而合下規其義則先格局則太極不易之精
之約而合下規其義則先格局則太極不易之精
數言則不若彼之自然而極思終在太極之精
而約而合下規其義則先格局則太極不易之精
二而四以爲八卦之自然而極思終在太極之精
行而遂及於萬物之善惡亦自一而二而四而五
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周子而象數亦無二

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先天圖載啓蒙○太
極圖其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
得但書解更宜虛心熟玩乃見此圖之妙
二書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論太極爾而笑也○
氏曰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論太極爾而笑也○
三為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者乃指作天地
是者一懸空形已具而太極未判者之名而道
矣不道以知其極太極則道先判者之名而道
列子曰道以知其極太極則道先判者之名而道
儻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謂古書有明之孰
極之謂為理而非氣也哉或謂古書有明之孰
乎有所謂太易太初太極之異名也禮曰太極
則曰一分而為天地以義一極也若所謂太極
見氣太初所謂天地以義一極也若所謂太極
以氣形質言之始而非指乎此理矣不疑所引
者類也○自立一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
者欲自○自立一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

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出幾年之功
按朱子於書無不精熟正而周子示人
道慶元五年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
講太極圖兄弟至夜分則其於前五日
與陸氏兄弟至夜分則其於前五日
不陸氏兄弟至夜分則其於前五日
漢者指論太極圖兄弟至夜分則其於前五日
亦以惟恐一呼朱子講授之非意也夫以終
學可者惟恐一呼朱子講授之非意也夫以終
亦以惟恐一呼朱子講授之非意也夫以終
又按朱子門集後之讀周子遺文九篇遺事十五
其後朱子門集後之讀周子遺文九篇遺事十五
為詩八首先賦愛蓮詩二家書賀傳者手
傳者手書慰李聖先師二家書賀傳者手
唯求遺事亦增為十條今考其事即明道
朱子遺事亦增為十條今考其事即明道
事附此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
嘗見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茂叔

風起說小畜卦君觀乃起曰諸來不知受却
公拜今却當請君觀乃起曰諸來不知受却
訓云正獻公在侍納拜茂叔聞啓茂叔在薄宦有四方
調除轉運判官茂叔謝曰雅刑獄時已明道先
生事云王荆公無為江東提點刑獄公退而精思
通儒茂謝氏性學淵源云侯師聖初而伊
至忘寢食謝氏性學淵源云侯師聖初而伊
川未悟乃對榻談溪源云侯師聖初而伊
見天不詳留大耶乃夫洛伊川亦誅其不謂所
從謙漢來耶夫洛伊川亦誅其不謂所
荆公得之於連日實歸者李初平得之於三
夜不知當此時語言象為何而何得之於三
不速者與此信乎其上接洵而為孟其動於
獨步者與此信乎其上接洵而為孟其動於
之道未見有所發而東坡詩雖於太極來
筆造物乃其徒山谷所謂中灑落如風
壽月可謂得其神矣并附見其詩云東坡
氏詩曰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
蟹愛及屋上鳥坐令此溪名與先生俱先
生本全德廉退乃以一偶因拋呼澤米偶似西
山夫乃其徒應同人柳州柳聊使愚溪如光
造物乃其徒應同人柳州柳聊使愚溪如光
黃氏曰周茂叔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如風
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如風
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為福而厚於友
民於取身而惠於求志薄於為福而厚於友
千於取身而惠於求志薄於為福而厚於友
水於取身而惠於求志薄於為福而厚於友
故於取身而惠於求志薄於為福而厚於友
羹酒醞醞不音塵詩曰溪毛秀於水清可飯
玉雪自清馨不音塵詩曰溪毛秀於水清可飯
青嶺白鷗與客就同樂又曰津有舟知何處
蓮勝日高與客就同樂又曰津有舟知何處
散髮醉高與客就同樂又曰津有舟知何處
寒舟高與客就同樂又曰津有舟知何處
白雲頭月與客就同樂又曰津有舟知何處
敢余蒙頭月與客就同樂又曰津有舟知何處
侮余蒙頭月與客就同樂又曰津有舟知何處

大極圖附錄終

